

胡麻哥当组长

徐向阳

高屋组无村民组长已大半年了。老组长坚决不干了,当组长出力不讨好,尽做些吃亏的事。

村主任到高屋组开会选组长,大家推张三选李四弄出十几个人来,村主任没办法,说:抓阄。30个村民到会,做29个空白阄,一个写有“组长”字样的阄。一阵热闹之后,胡麻哥当了组长,村主任大声宣布:“胡麻哥同志当选为高屋组组长,请胡组长给大家说话。”

胡麻哥四十来岁,念书不多,可点子多。好高,要面子肯舍里子。这回他当了组长,有些激动,他站起身,摸了摸光头,手微微颤抖着:“我说什么呢?”想了想接着说:“是这样噢,大伙同意我当组长,我丑话说在先,那就是村里跟我布置的事,我安排大家做,大家就得听我的;还有第二条,就是以后在公家场合,大伙就得……就得……”坐在旁边的王二妹知道胡麻哥要说的下文,她接过话茬喊道:“以后大伙就得称麻哥胡大组长了!”满屋子人哄堂一笑。

胡麻哥当组长后,村里搞农电网整改,电线换新的,杆子重新立,按整改方案50米一档。其中一根电线杆正好落在储大妈门左十来米的地方,储大妈请来风水先生张地师问:“我家门前竖上一根电线杆子,可有什么说法?”张地师顺口说了句:“门前竖杆子,那叫箭,对家人不旺。”储大妈听后,脸色变了。

这天要立电线杆了,储大妈带着三个儿子全家九口人堵着电杆洞就是不让立,村主任、组长说破了嗓子都不行。无奈村主任示意胡组长和民工来点硬的,把储大妈拉走,强行立起来。储大妈哭着、喊着,躺在电线杆洞口上嚎叫:“谁要立这电线杆子,先把我家老骨头埋进洞里……”哭闹了半天,储大妈脸色苍白,村主任怕闹出人命,只好叫停工。

站在旁边的胡组长心里嘀咕着:我当组长第一次配合村里工作,这储大妈就给我抹了一脸黑,这以后……胡组长眼珠转了转,凑到村主任耳边轻声说:“主任,我有办法了。”村主任看着胡麻哥问:“有这样好事?”胡组长神秘地说:“您等着瞧。”

吃完晚饭,胡组长来到村头张地师家,张地师客客气气招呼着:“胡大组长稀客呀,什么风把您吹来了?”胡组长绷着脸坐到张地师桌子的上席,接过张地师端来的茶,不急不慢,低声问张地师:“前天你到储大妈家去了吧?下午派出所把我传过去了,取证作笔录,调查你搞迷信致使储大妈阻碍公务的事……”张地师一听,脸全青了,额头上出汗,他忙解释说:“这、这、这,我那天可没说惹事的话呀,储大妈年纪大了,耳背,一定是听错话了,等一会我就到储大妈家去,跟她把话再说一遍,她门前立那电线杆子,叫左有青龙高万丈,是吉相,叫她一定不要闹。也还恳求胡组长再跟派出所领导说,我没说坏话,是守法公民。”胡组长故作为难地说:“唉,张先生呀,那派出所我怎么好再去呢?”张地师有些急了,进屋摸出两包烟,塞进胡组长的裤袋里说:“烦您一定再辛苦一趟。”胡组长见张地师那慌样,扔下烟,说:“那我明天就硬着头皮再去趟派出所吧,但你以后可



时光隧道 王泽民 摄

不能再乱讲话了哦。”张地师鸡啄米一样点头。

胡组长略施小计,摆平了农电网整改的难事,村主任非常满意。不久村主任召开全村组长大会,隆重表扬胡麻哥,发给胡麻哥农电网整改工作先进个人奖状一张,奖金300元。

秋天,田里稻子收起来了,村里修水泥路经过高屋组,要占用十几户人家田田角角的,因为是村自筹资金修路,征地补助款较低,十几户的征地协议硬是签不下来。村主任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,半个月下来,狗见村主任都亲热地摇尾巴了,但征地协议却一字未动。

村主任找到胡麻哥,“胡组长,这水泥路经过高屋组,你组的群众大受益呀,征地的事你要想办法,我不看过程看结果,一个星期内你得拿下征地协议。”胡组长好高,村主任这么一说,他琢磨着:那段路占田面积最多的是王二妹家,要签协议得先打开王二妹这个结才行。

晚上,胡组长来到王二妹家,王二妹笑着迎上来:“哎哟,大组长光临,来来来,三差一,今天陪胡组长打打牌可好?”胡组长一边打牌一边聊着修路的事,王二妹是开店做生意的人,精明,知道胡组长好高,她甜甜地说:“我说大组长啊,您现在是村里的大红人了,这修路征地的事,要我说其实也简单,不过就是有一事不知胡组长您肯是不肯?”胡组长还没弄明白王二妹下文,听王二妹这甜甜一说,心里一乐,答道:“肯、肯,有什么事二妹说了我不肯的?”“那我就说了噢,组长只要把你家大方田拿出来,和我们要征用的田一比一交换,问题不就解决了嘛。”说起胡麻哥家那块大方田,全组人都知道,那块田底子好,插田不用肥,收稻每亩都比别人多两百斤。王二妹这么一激,胡组长好高的性子上来了:“二妹,你说换,那就换。”“此话算数?”王二妹紧跟一句。“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。你们家要征多少平方田,明天到我家大方田去量,有一平方换一平方。”

胡组长这么一答嘴,第二天他家好端端的一块大方田,十几家丈量划分后,只剩下一个小田角了。

母心似月

彭湘

母亲这一辈子,似乎没有融入外面的世界过,她的生活中除了丈夫,就是我们姐弟,现在又把爱折射到孙辈。母亲在村里,还算比较精致的女人。年幼时,我们姐弟和母亲有一张合影,母亲端坐在后面,手里抱着孩子,那挺直的腰杆,利落的头发,让人看到她的干练整洁。

听外婆说过,母亲当时不太愿嫁,因为她是娘家的主心骨,外公过世得早,身为长女,她自然成了主要劳动力。后来,外婆还是给她选中人家,两家是熟人,彼此信任,这门亲事便成了。

母亲在一个天空撒着雪花的日子出嫁了,父亲挑着木椅,还有几样母亲陪嫁的什物。当时,父亲住的只有两间房子,山脚下的屋子。听母亲说,有一间房很大,装着两扇厚厚的木门,推开门时“吱呀吱呀”响着,需要很大的力气,在那些清冷的晚上,不知母亲是否感到有些惊悚。

到了野菊花绽放的九月,母亲的第一个孩子——我出生了。这时,父亲整天乐呵呵的,少让母亲去干农活,父亲抱着孩子在田埂上来回走着,母亲歇息在家里。随着弟弟的出生,大人更是忙碌,父亲兄弟三人,而后辈中只有弟弟这一个男孩,农村有着重男轻女的陋习。自然,伯母们对母亲有些生分了,她们或许嫉妒着母亲的幸福。

母亲却不以为然,农忙季节,兄嫂们出去忙乎,她帮着一起照看孩子。母亲说过,有次她去菜地里,把四个小孩关在家里,结果我那调皮的堂姐,捡了地上的鸡糞,喂到我弟弟嘴里了,弟弟还吃得有滋有味。后来,随着小孩年岁增长,有着母亲的宽厚,妯娌间的关系也好多了,哪家有了好吃的,总要送点给孩子们尝一尝。

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,母亲也能变着花样做一些好吃的。春天,田野里有着丰富的野菜,蕨子、马齿苋、香椿、山菌等都是家里饭桌上的美味。那时,我提着小篮子,跟着母亲后面一起去掐蕨子,空旷的山野,抬头便看到镜子般的蓝色天空,山风拂来,坡上的树枝簌簌作响。母亲弓腰在山野中,幼年的我立在那静静的山坡上,刹那,时间仿佛停滞了,那漫山的绿浸入我童年的记忆画卷里,挥之不去。

到了山涧里涨水时,父亲捉回一些上水鱼,有鲫鱼、游鱼,母亲加点紫苏在里面,煮出来的鱼香得很。有时,母亲用自编的细网去捞鱼,那些小鱼几个头不大,一般两三厘米长,捞起来后用火焙烤,放盐晒干。以后要吃的时候,用辣椒丝炒一下,香脆鲜嫩,成为我们姐弟的佳肴。因而那时弟弟长得挺壮实,胖嘟嘟的,这与父母生活中的勤劳分不开。

在我印象中,母亲和父亲相处还算和睦,他们很少争执,这可能与母亲性情温顺有关。母亲不开心时,脸上还是挂着笑,她向来不尖锐,别人家长里短地说,她也总是慢慢地以沉默来回应着。十多年前,我儿子断乳那段时间,晚上总是闹腾,母亲整夜抱着孩子来回地走,不能好好歇息,她仿佛是永远不知疲倦的人。

这几年感觉母亲苍老了不少,岁月的痕迹在她脸上留下许多沟沟壑壑。母亲其实很普通,就是那么一个农村妇女,她没出过远门,也没在什么大场面里露过脸,她如山间的一棵树,朴实,挺拔。她忙碌着,总说:“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,不为了孩子,还为什么呢?”是吧,这是从她心坎里迸出来的话。在母亲的视角里,对儿女的爱是天经地义的,如碧空朗月般澄澈。

